

爲居民聚住之區，古道滲入村中，遂湮其痕迹耳。

當余第二次之抵孔雀河邊也，因黃駝病足，牧放於此。而孔雀河邊之青草馥郁，紅柳叢生，足以飽余駝而無待他求。及余之返也，余駝無恙，且健壯焉。乃巡視四周遺迹，流沙開處，時露黑紅陶片。余擬知此地，古時必有居民鬻聚於此。由余放駝處東行，果覓得古渠舊迹。（參考羅布淖爾第一次考察路線圖L）寬丈餘，高者約二尺，直通於河，則當時引河水灌地情形，至爲明顯。渠畔布陳黑沙陶片，顯爲當時居民所遺。在北有沙磧堆二區，周里許，胡桐叢立，雖已枯槁，猶能表現當時人煙之稠密，社會之繁榮。一沙堆上，有古房二所，編蘆草爲椽，中夾胡桐葉，覆蓋其上。下有木樑及柱以支持之。均取天然之胡桐，略加斧鑿而成。形式雖極簡陋，但當時人民居住之痕迹，由此可見一般。在此一帶，黑沙陶片極多，有一陶器殘底，鑿七孔，類古陶甑，或爲花盆底部。然無論其用法若何，必爲先民日用之器無疑也。再由此西行，在河邊時拾銅鏡碎片，及陶片。約行四十餘里，抵河之北岸，有一柳隄，即余毛拉所覓得者。由余毛拉夜露宿於此，得一神秘之幻覺，疑此爲一有名古城，即本地土人所常稱之喀達克沁，歸以告余者也。余次晨巡視一週，乃一長形之柳隄。西南東北行，長九百五十雙步。下爲土垠，上覆柳條，旁栽柳條一線。寬一九〇米突，高八〇米突。每隔一七〇米突，豎植胡桐一根，高五四〇米突。其附近即有一四方土台，不知當時何用。其旁有枯胡桐倒地橫陳，上有斧鑿痕迹，似爲當時建築之用者。西屬平原，東臨乾河。河岸高十餘丈，乾河川中，青草馥郁，距有水之河約五里許，水大時，尙浸潤及此。蓋庫魯克河之東流也，自此往西五里地，轉生支流，一支屈向東南流，即現有水之河是也；一支東北流，即沿山之乾河，即余等來時所行之乾河岔是也。疑當時東北支水勢甚大，而東南地勢平坦，可以種地。故築隄障水，使水東南流灌地。現在東南舊河川甚多，而東北支則久已乾涸無水矣。現水復故道，亦入東南支。由其隄障之遺迹，可以明瞭也。吾人抵此欲在此尋覓古地及古物，終不可得，但在此隄之東南約十里二十里地，時覓得零銅件及玉器之屬，則當時居民必鬻聚於此隄之東南，及大河兩旁墾殖地無疑也。而此隄則爲大河之龍頭耳。又西五里許河北岸